

# Modern Belief Learning Guidance

## 现代信仰学导引

荆学民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资助  
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资助

# Modern Belief Learning Guidance

# 现代信仰学导引

荆学民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信仰学导引/荆学民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657—0372—0

I. ①现… II. ①荆… III. ①信仰—研究 IV. ①B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6759 号

## 现代信仰学导引

---

著 者 荆学民

责任编辑 吴 磊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设计 魏 东

出版人 蔡 翔

---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970 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657—0372—0/B·0372 定 价 49.80 元

---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 目 录

<b>引论 构建现代信仰学 .....</b>	1
一、创建现代信仰学的必要性 .....	1
二、现代信仰学的学科视野 .....	9
三、现代信仰学的特质 .....	17
<b>第一章 信仰的本质 .....</b>	21
第一节 为人之本:自我超越性 .....	21
第二节 超越的基础:实践活动的精神升华 .....	23
第三节 超越的路径:社会对个人的超越 .....	24
第四节 超越的路径:精神对物质的超越 .....	26
第五节 超越的路径:理想对现实的超越 .....	27
第六节 超越的过程:乌托邦意味的冲动 .....	29
第七节 超越的结构:植根于现实的终极关怀 .....	33
<b>第二章 信仰的发生 .....</b>	44
第一节 信仰发生的前提 .....	44
第二节 生存意识:信仰发生的原始根基 .....	47
第三节 群类意识:信仰发生的内在机制 .....	49
第四节 绝对意识:信仰发生的驱动力 .....	57

<b>第三章 信仰的结构 .....</b>	61
第一节 信仰的张力场理论 .....	61
第二节 信仰张力场的二级结构特性 .....	65
第三节 信仰张力场理论的价值学论证 .....	67
<b>第四章 信仰的特性 .....</b>	71
第一节 关系视角:精神性和前实践性 .....	71
第二节 主体视角:主观性和专一性 .....	75
第三节 客体视角:理想性与虚幻性 .....	80
<b>第五章 信仰的机理 .....</b>	84
第一节 信仰与理智 .....	84
第二节 信仰与情感 .....	100
第三节 信仰与意志 .....	114
<b>第六章 信仰的运行 .....</b>	125
第一节 从信仰稳固到信仰迷茫 .....	125
第二节 从信仰迷茫到信仰危机 .....	130
第三节 从信仰危机到信仰更新 .....	135
<b>第七章 信仰的形态 .....</b>	141
第一节 宗教信仰 .....	141
第二节 政治信仰 .....	160
第三节 道德信仰 .....	180
第四节 个人人生信仰 .....	188
第五节 社会理想信仰 .....	191
<b>第八章 信仰的功能 .....</b>	195
第一节 信仰的人格塑造功能 .....	195
第二节 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 .....	207
第三节 信仰的价值评价功能 .....	214

<b>第九章 信仰学的基本范畴</b>	219
第一节 神圣与世俗	219
第二节 可信与确信	236
第三节 个人与社会	237
第四节 理想与现实	241
第五节 经验与超验	243
第六节 痛苦与幸福	252
<b>第十章 信仰的传播</b>	262
第一节 信仰传播的本质	262
第二节 信仰传播的形式	265
第三节 信仰传播的特点	269
<b>第十一章 信仰的教育</b>	277
第一节 信仰教育的界定	277
第二节 信仰教育的根据	281
第三节 信仰教育的模式	283
<b>第十二章 信仰与社会发展</b>	289
第一节 信仰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289
第二节 信仰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方式	300
第三节 信仰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	306
<b>参考文献</b>	310
<b>后记</b>	314

# 引 论

## 构建现代信仰学

信仰之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在新时代的召唤下,研究、构建现代信仰学,已成为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工作。

### 一、创建现代信仰学的必要性

就创建“信仰学”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精神领域的信仰发生激烈冲突的时期,一批关注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集中精力研究信仰,其中吴雅晖发表了长篇论文《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倡导建立一门“信仰学”专门研究信仰。吴雅晖说:“现在还不曾立一个信仰学,把宗教附属在他底下。毕竟让宗教一名词代表了一切信仰。反把种种非宗教的信仰,隶属在宗教学。惹得多数学问家而非宗教家的,常说宗教可以不信,宗教学殊有研究之价值。其实彼所谓宗教学,即指信仰学的全部。这又是宗教家求仁得仁,最所赞同。本来若将许多无神的信仰,羼入宗教学,虽是学问家所许,必非宗教家所乐。所以真要清楚,顶好是立一信仰学名词,把宗教学管领了起来。”<sup>①</sup>五四运动时期不是一般的历史时期,吴雅晖主张建立区别于宗教学的信仰学,其当时的“现实意义”也绝非一般,只可惜其后至今未见信仰学的可观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的以信仰为轴心的精神世界,经历了难以描述的历练。改革开放以来,信仰问题以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也给理论研究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批关于研究信仰的

---

<sup>①</sup> 转引自张君励、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5 页。

新的研究成果应运而生。从一般的“议论”，到进一步的“理论”，最终上升到了“信仰学”的高度。五四运动时吴雅晖呼唤创立“信仰学”，近一个世纪后的现在，我们又一次提出构建“信仰学”，似乎是一个“轮回”，似乎是一个“回复”，但着实是历史的进步与必然。我们可以用历史的“否定之否定”来描述它。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所倡导的“信仰学”，其社会发展的背景已然发生了巨变，其研究立场完全可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其学术视野可以是全球化的。

### (一) 人类精神哲学发展的必然

自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发出“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呼唤以后，经柏拉图理念哲学、中世纪的信仰哲学、文艺复兴的艺术哲学、英国的启蒙主义哲学之后，意大利的维柯围绕着“人”写出了《新科学》。“新科学”虽然旨在重点研究处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诗的科学”，但却第一次鲜明的把人的精神意识领域划分为三种形态：只有感受而没有知觉的形态；用被搅动的不安的心灵去知觉的形态；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的形态。与维柯同时代的被我们誉为“美学之父”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在他的《美学》(Aesthtic)中，比维柯更加清晰地阐明了人类精神意识领域的“三分法”。他认为，人们已经建立了研究“知”和“意”的科学即“逻辑学”和“伦理学”，他的“美学”的任务就是创立一门研究“情”的科学。如果说鲍姆加登只是重点研究“情”而没有顾及“知”和“意”，那么，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则以其恢宏的气势，通过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对人类精神意识状态的理解，创立了关于“知”、“情”、“意”三大领域的真善美统一的批判哲学体系。马克思首先是认同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的。他总结到：

最可靠的心理学家们都承认，人类的天性可分为认识、行为和情感，或是理智、意志和感受三种功能，与这三种功能相对应的是真、善、美的观念。美学这门科学和感受的关系正如逻辑学和理智、伦理学和意志的关系一样。逻辑学确定思想的法则；伦理学确定意志的法则；美学则确定感受的法则。真

是思想的最终目的，善是行为的最终目的，美是感受的最终目的。<sup>①</sup>

然而，知情意是否可以穷尽人类的整个精神意识状态？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高扬人的理性，率先批判人类的理论理性建立了关于理智(知)的学说，之后将其推及实践又对人类的实践理性进行了批判，建立了关于意志(意)的学说。但是，理性之自由却不能完全诉诸于实践，于是横架子予理性和实践之间的判断力批判出笼，康德又创立了关于情感(情)的学说。然而，知情意之统一又若何？仍然不能解决康德毕生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至真至善至美”和“绝对的自由”所构成的高于人类经验和理性的“终极世界”，人类将如何把握？

康德申明道：“过去总是有某种形而上学，将来也总会有的”<sup>②</sup>，“神、自由和灵魂不灭——这些问题就是形而上学的全部准备工作所要解决的，它并把解决这些问题作为自己的最后的和唯一的目”的<sup>③</sup>，“这些庄严的行动及我们关于它的可能性所能思维到的唯一条件，即神的存在和灵魂不灭，都是信仰的事情”<sup>④</sup>。应当说，康德是哲学史上关于人的理性研究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然而他却把人的“终极关怀”推诸于信仰。

可见，在康德哲学中，并不是上帝带来了信仰，而是信仰带来了上帝。这个上帝它脱胎换骨，失去了它原有的形象和意义，成为一种人类信仰对象的“符号”。从此以后，康德开始了他的新的批判哲学的历程，这个新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关于信仰的批判。

康德之后，哲学家海涅曾用诗人所特有的语言，向我们描述过这场以康德的“心路历程”：

<sup>①</sup> 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与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合编：《美学》第2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251页。

<sup>②</sup>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9页。

<sup>③</sup> 转引自卡拉毕契扬：《康德哲学的批判分析》，江文若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67页。

<sup>④</sup> 转引自卡拉毕契扬：《康德哲学的批判分析》，江文若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66页。

为了提出一个关于这个世外上帝的概念，东方和西方曾用尽了稚气的比喻。然而自然神论者的幻想在时间和空间无限上却白白地用尽了气力。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暴露了他们的无能为力，暴露了他们的世界观，以及关于上帝本性的观念的不足凭恃。所以即使这种观念被打倒，那也不会使我们感到怎么悲伤。可是，当康德破坏了他们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时，他确实使他们大为伤感。

.....

如上所述，我不准备对康德驳斥那些证明的议论作任何通俗性的说明。我只是想明确地告诉你们，自然神论自此以后在思辨理性的范围内已经死灭了。悲痛的讣告恐怕需要几个世纪之久才能被一般人所知悉——一旦我们早就穿了丧服。

你们以为现在我们可以回家去了吗？绝不！现在还有一出戏有待上演。在悲剧之后要来一出笑剧。到这里为止康德扮演了一个铁面无私的哲学家。他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部守备部队，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未经证明便倒在血泊中了，现在再也无所谓大慈大悲了，无所谓天父的恩典了，无所谓今生受苦来世善极了。灵魂不死已经到了弥留的瞬间——发出阵阵的喘息和呻吟——而老兰培（老兰培是康德的仆人——引者注）作为一个悲伤的旁观者，腋下挟着他的那把伞站在一旁，满脸淌着不安的汗水和眼泪。于是康德就怜悯起来，并表示，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善良的人，于是，他考虑了一番后，就一半善意、一半诙谐地说：“老兰培一定要有一个上帝，否则这个可怜的人就不能幸福——但人生在世界上应当享有幸福——实践的理性这样说——我倒没有关系——那末实践的理性也无妨保证上帝的存在。”于是，康德就根据这些推论，在理论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之间作了区分并且用实践的理性，就像用一根魔杖一般使得那个被

理论的理性杀死了的自然神论的尸体复活了。①

高扬人类理性的康德,从人类理性或科学认识的角度毫不留情地“杀死”了上帝,一时间成了众目睽睽的英雄,但他持刀之前却忽视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帝,乃人类信仰的宿营地。于是,不要说是信仰上帝的人群起而攻之了,就是他身边的一个小小的仆人老兰培,也足以使他束手无策。因为,离开了上帝,老兰培就像被抽掉了脊梁骨似的。于是,康德不得不在同情的意义上把“上帝”再扶起来。

俄国哲学家昂纳米诺对此也有过富有洞察力的解释:“康德用情感来重建那个被他用理智推翻的东西。而且,我们知道,康德生活于百科全书派和理性女神那个世纪的后叶,这个多少有点自私的老单身汉在哥尼斯堡当哲学教授,他很醉心于那个——我的意思是那个唯一真正极端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冲击着我们人类的真正本质,这就是我们个人和个人的命运问题,灵魂不朽问题。康德这个人并非完全地屈从于死亡,正因为如此,他做了那个可怕的跳跃……从一个批判跃到了另一个批判。”②

## (二)“解放信仰”的需要

将人类的精神意识状态分为知情意的三分法,事实上未被现代人所全部接受。现代英国著名学者赖尔在他的《心的概念》中就尖锐地指出: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有这样一条无可辩驳的公理:从某种重大意义上说,心由三个部分组成,也就是说心理过程有三个最基本的类。我们经常听说心或心灵有这样三个部分:思想、情感和意志,或更确切地说,是认识的样式、情绪的样式和欲求的样式。这个传统的学说非但不是不证自明的,而且是这样一团混乱和错误的推理,我们最好不要再重建它了。应该把

①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11—113页。

② 转引自劳顿:《生存的哲学》,胡建华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它看作一个理论的古董。<sup>①</sup>

显然赖尔并不是反对知情意本身，而是反对知情意的三分法。但是，他本人并没有提出比三分法更高明的理论。

马克思虽然也称三分法的学者为“最可靠的心理学家”，但他本人也并没有停留在三分法上。他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sup>②</sup>他提出的“实践精神的”当属于人类对善的追求——伦理的掌握（意志）；“整体的思维”当属于人类对真的追求——科学的掌握（理智）；“艺术精神的”当属于人类对美的追求——审美的掌握（情感）。至此，知情意全然具备，何以又提出个“宗教精神的”的方式？“宗教精神的方式”，既不能归于理智，又不能归于意志，也不能归于情感，于是，人们建立了关于宗教本身的学说——宗教学。

宗教学现在比较发达。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无论是体系还是历史，都足以与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相比。然而，宗教是否等同于信仰？宗教学是否能说清信仰？或者进一步说，宗教学是否代替信仰学？我认为，显然不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么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行：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sup>③</sup>

马克思 1875 年的呼唤至今已一百多年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sup>①</sup> 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0—61 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 页。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7 页。

者却没有能够重视,至今尚无研究“信仰”的系统理论,没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学。而相反,一说到信仰必说到宗教,一说到宗教必说到迷信,一说到迷信必说到反科学,一说到反科学必说到反马克思主义。如是,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无缘了。

宗教,无论怎么来认识它,它在现代文明中顽强地生存着的客观事实,要求我们不能再简单地看待它,周恩来同志当年就曾说过这样的话:“经济基础的改革对思想方面有影响是必然的。但是,思想变化过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sup>①</sup>宗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既可指一种意识形态,又可指一种社会组织或社会仪式,也可指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是否必然走向消亡,是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就宗教和信仰而言,我们认为,信仰是比宗教更为根本的东西。所谓现代人类之趋向宗教不如说是趋向信仰更为妥帖。就它们的内在关系而言,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在从事宗教活动时,其主体的精神意识状态是处于一种信仰状态。这种状态,既不同于人类在从事实用活动时的实用状态,也不同于人类在从事科学认识活动时的理智状态;既不同于人类在从事伦理道德活动时的意志状态,也不同于人类在从事审美活动时的情感状态。因此,宗教活动本身只不过是人类精神意识信仰状态的一种外在形式,而不是其全部外在形式和必然形式。宗教活动要以主体的信仰状态为前提。

从实践功能上讲,信仰所掌握的是人类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不能及的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已控力量和未控力量的交接处或联结面。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这个“空白地段”是永恒存在着的。所有关于人类不可能把世界认识完结,更不可能改造完结的理论,都是我们这个观点的强有力的论据。这个“空白地带”,人类的本性决定了不会放过它,人类只有首先通过“信仰”去掌握它。恩格斯曾有一段话被我们作为“科学的骄傲”而再三引用:“在科学的推进下,一

---

<sup>①</sup> 转引自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编:《宗教》1989年第2期。

支又一支部队放下武器,一座又一座堡垒投降,直到最后,自然界无边无沿的领域全都被科学征服,不再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sup>①</sup>是的,科学的发展,在自然界可以不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但是我们却不能忘记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作为无限的过程,科学不能不给信仰留下一点地盘,否则,我们的人类也就到此为止了,然而这又是不可能的。这种关于“最后的胜利”的人类的“终极关怀”,恰恰要靠信仰去掌握。列宁一再告诫我们:人们认识事物“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活动;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使抽象的概念、观念向幻想(最后=神)转变(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人们意识不到的转变)”<sup>②</sup>。可以说,人类这种“终极关怀”的永恒性决定了信仰的永恒性。

当然,信仰有正确不正确之分。正因如此,建立既区别于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又区别于宗教学的“信仰学”势在必行。康德当年曾感而慨之:“如果它是科学,为什么它不能像其他科学一样得到普遍持久的承认?如果它不是科学,为什么它竟能继续不断地以科学自封,并且使人类理智寄以无限希望而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满足?不管是证明我们自己的有知也罢,或者无知也罢,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弄清这一所谓科学的性质,因为我们再也不能更久地停留在目前这种状况上了。”<sup>③</sup>一劳永逸,谈何容易?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尝试。“如果想要把一种知识建立成为科学,那就必须首先能够准确地规定出没有任何一种别的科学与之有共同之处的、它所特有的不同之点;否则各种科学之间的界线就分不清楚,各种科学的任何一种就不能彻底地按其性质来对待了。这些特点可以是对象的不同,或者是知识源泉的不同,或者是知识种类的不同,或者是不止一种,甚至是全部的不同兼而有之。一种可能的科学和它的领域的概念,首先就根据这些特点。”<sup>④</sup>

现代信仰学该怎样来构建,委实是一个理论工程。从研究立场到研究对象,从研究原则到研究方法,从范畴论证到体系构建,都需要我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sup>②</sup>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1页。

<sup>③</sup>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4页。

<sup>④</sup>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页。

们一步一步扎实的研究和探讨。

## 二、现代信仰学的学科视野

构建现代信仰学,不同于一般学科对信仰的“散点式”研究,因而也不是一般性的研究信仰。各种学科都可以从自身独有的学科视野出发,对信仰作出符合自己学科要求的研究,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信仰学”对信仰的研究,必然要求有自己独特的学科视野。此前,并没有独立的信仰学,因而这种学科视野也并不能凭空构架。正因为多年来各个学科对信仰的研究,使独立的“信仰学”成为必要和可能。所以,“信仰学”的学科视野理应在已有对信仰研究的各种学科视野历史、事实和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整合,做出选择。

### (一) 对信仰研究的几种学科视野

信仰学的构建要在对信仰的基本研究成果之上才有可能。此前,可以对信仰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各自的研究,但还不足以构建一种信仰学。纵观传统的人们对信仰的研究,大体上主要从宗教学、哲学、心理学几个学科角度或视野进行的,下面稍作展开进行梳理和分析。

#### 1. 对信仰的宗教学研究

宗教学对信仰的研究最为古老,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宗教学虽然不能定位于专门研究信仰的学科,但离开对信仰的研究,宗教学断然无法成为一门科学或学科。假如我们认定“宗教学是认识宗教现象的本质,揭示宗教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sup>①</sup>,那么,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宗教学流派和宗教学的分支,都是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特定的“信仰”进行解读和研究,他们是以信仰为核心和纽带来界说、理解和研究宗教。大体有三种情况。

第一,从信仰对象维度理解和规定宗教。因为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以“神”(或其他形式的“神”)为信仰对象,所以,几乎所有的宗教学都把宗教理解为以“神”(或其他形式的“神”)为对象的信仰系统。这样,对宗教理解的中心和核心便转化为对信仰的理解。宗教学通过对

---

<sup>①</sup>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 页。

各种宗教信仰的比较研究,把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对象抽象化和一般化,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具有“无限”、“超自然”、“至善至美”等神圣性质的概念和范畴,从而揭示和解释世界历史上的各种宗教体系。比如,麦克斯·缪勒、爱德华·泰勒的关于宗教的理论就是这方面很有影响的代表。

第二,从信仰主体维度理解和规定宗教。有一批宗教学家从信仰主体的个人体验来理解和规定宗教的本质。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个人的信仰体验为本质的“个人宗教”,比以神学信条和教会制度为根本的制度宗教更为根本。因为,以教会为基础的制度宗教一经成立,就变成因袭相承传统,可是,每个教会的创立者的力量,最初都是由教会创立者个人直接与神感通的宗教经验而来的。因此,个人的信仰体验是宗教中最先起、最根本的因素。在他看来,所谓宗教,“就是各个人在他孤单时候由于觉得他与任何种他认为神圣的对象保持关系所发生的情感、行为和经验”<sup>①</sup>。英国学者约翰·麦奎利认为,宗教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人与神的交际和感通,他们都以信仰者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为中心,这是所有宗教活动的基础所在<sup>②</sup>。

第三,从信仰的社会功能维度理解和规定宗教。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杜克海姆认为,宗教乃是“一种统一的信仰和行为体系,这些信仰和行为与神圣的事物,即被划分出来归入禁忌的东西有关,它把所有信奉者团结到一个称为教会的单一的道德共同体之中。”<sup>③</sup>美国宗教学家密尔顿·英格则把宗教定义为“人民籍以和生活中的终极问题进行斗争的信仰和行动的体系。”<sup>④</sup>总之,从信仰的社会功能维度理解和规定宗教,他们把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视为宗教的本质,又把与宗教有相同功能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也视为宗教。

从学科角度看,宗教学对信仰的研究,其成功丰厚、资料翔实、原理体系、理论认可等诸多方面,其他任何学科都难以与其类比(在此我们

<sup>①</sup>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上册,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0页。

<sup>②</sup> 约翰·麦奎利:《20世纪宗教思想》,高师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sup>③</sup> 杜克海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英文版,纽约小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15年版,第47页。

<sup>④</sup> 密尔顿·英格:《宗教的科学研究》,英文版,纽约小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7页。

不必展开)。但却很难从其研究成果中构架出独立的“信仰学”。这是因为,宗教学对信仰的研究,其特质就是把信仰限定于对某种“神”(对象)的把握,一切的问题均出在,宗教不要求对这种“神”的东西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便从根本上决定了宗教学对“信仰”的研究,始终必须是“宗教信仰”,因而最终无法取得有关“信仰”的必要的普遍性。不具备必要的普遍性,信仰学便难以成立。事实上,宗教学确实把信仰带进了没有出处的死胡同。

## 2. 对信仰的心理学研究

与宗教学对信仰的研究相比,对信仰的心理学研究,由于受限于心理学自身的发展而相对来说比较晚。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末,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19 世纪末,心理学家开始关注信仰,但由于当时宗教学对信仰研究的强大影响,却把信仰界定为人与超自然的关系。这期间,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缪勒主编的 51 卷《东方圣书籍》、弗雷泽的 20 卷《金枝》等。

到了 20 世纪中期,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中宗教与政治的逐步分离,心理学家对信仰的研究开始摆脱宗教学的束缚,试图从信仰的心理功能属性的角度深入研究的信仰的本质。

到了 20 世纪末,心理学更加注重从操作性层面对信仰进行研究,试图从更为广泛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生的意义等视野来规定出一个清晰可见的信仰状态。

打通这三个阶段,可以把心理学对信仰的研究成果简单的归纳如下。第一,关于信仰对象的研究。心理学对信仰对象的研究,其最重要的成果是把信仰对象从宗教的限定扩展到宗教领域以外,开始注意和研究非宗教信徒的信仰心理状态,试图从比宗教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探讨人们的信仰心理,并与一般的认知、信念、情绪等心理因素关联起来。第二,关于信仰功能的研究。心理学家比较深刻的揭示了信仰与态度、信仰与认知、信仰与情感等的内在关系,提出了诸如“信仰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个体构建一个有意义世界的认知框架”、信仰具有“事物评价、社会调节、外观化”、“自我保护、价值表达”等等有一定影响的理论观点。第三,关于信仰结构的研究。心理学认为,“相信”是信仰的核心,因而对信仰结构的探讨就紧紧围绕着“相信”来构建。比